



跟着母亲卖海鲜

石子路

村里的乡亲们都说我母亲很像一只“海鸟”，一年四季活跃在靠近村庄的一方小小滩涂上，不辞辛劳地赶小海，即使逢年过节也不休息。我知道，从小到大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靠海吃海，长年累月赶小海已经成为她最主要的活计，尤其是临近过年，正是家乡牡蛎、蛏子等小海鲜最为肥嫩的时候，能卖上个好价钱，因此也是母亲最忙碌的时节。

那年，单位提早多放了几天年假，回乡闲居的我便跟母亲说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卖海鲜吧。母亲笑笑说，行啊，不过明天要一大早就得赶集去占摊位，就怕你到时起不来。还别说，次日凌晨刚过5点，母亲到床头叫我时，我还睡意正浓。我费力睁开双眼，打着呵欠，要不是怕母亲笑话，真有点想打退堂鼓了。喊着“一二三”强迫自己起床，简单洗漱一番后往肚子里填下一碗炒年糕，最后将自己穿戴严实，随母亲一起去镇上赶集。踏着夜霜、披着月光，母亲挑着担在前，沉甸甸的篮筐里一头是牡蛎，另一头是蛏子。我紧跟着母亲的脚步，在母亲身旁打着手电筒，照着乡间小路快步行走，除了几声狗吠，就是我俩哒哒的脚步声。赶到集市上，天色才蒙蒙亮，母亲放下扁担，拿出小板凳，张罗着摆开了地摊。

得闲，我去集市上转了一圈回来，把了解到的市场行情告知母亲：不少摊位上的蛏黄和蛏子都又肥又大，不仅卖相比我们好，而且价格也定得比我们低。母亲笑笑，一脸笃定地说，那是用水泡养的时间长了，你放心，咱们的肯定比他们的好卖。

母亲的自信是有理由的，她从海涂里捞上来的蛏子、牡蛎等，全是野生野长、货真价实的生猛海鲜。你瞧蛏子的肉质肥嫩，如果用手轻触一下蛏子的触须，它的软体快速缩动，反应极其灵活，这是新鲜蛏子才有的机灵劲儿。再来看母亲从一只只牡蛎壳里亲手挖出来的蛏黄，盛在盆里干干净净，不带一点脏泥和细碎的蛏壳，只只饱满晶莹，且盆里从不添加水，保持了小海鲜的原汁原味。母亲不是不知道市场上一些小贩的做法：将蛏黄或蛏子放在水里泡养上一段时间，待其充分吸水后，牡蛎或蛏子的体积便能够膨胀得比原来几乎大一倍。母亲不是不明白把小海鲜的分量泡重了可以多卖些钱的道理，只是她很固执地认为：用水泡养过的蛏黄或蛏子就像掺了水的酒，是不地道的做法。

“你这个蛏子多少一斤？”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在我们的摊位前询价，母亲报了一个数。

“咋这么贵？”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，眼镜

先生显得有点惊诧，叫了起来：“别的摊位上比你这蛏子肥壮得多，价钱比你还便宜呢。”

“一分铜钿一分货，你吃过就晓得了。”母亲也不争辩，气定神闲地答道。眼镜先生显然不满意母亲这样的回复，悻悻然离去。

“阿姐！”一位装扮入时的女子亲热地跟母亲打招呼，随即在蛏黄的摊位前蹲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给我来一斤吧！”

“上次你称去的蛏黄味道还行吧？”母亲一边利索地称着分量，一边拉着话儿。

“嗯，一部分蘸酱油吃，剩下的炒蛋吃，生吃熟食都好吃！”女子快人快语道，“上回我买去，我们家那口子吃了鲜得眉毛都快掉下来了！”

“今天总算寻见你了！”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看到母亲，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，挤到我们的摊前：“上回集市你没来吧？我都找了你好半天呢。”

“那天我家里忙了点，所以没有工夫来。”

“这些蛏黄我全包了。”

“阿伯，今天咋要介多？”

“不是快过年了嘛，我儿子、孙子放了假都要过来吃团圆饭呢！”老伯一脸喜气洋洋：“孩子们最喜欢吃蛏黄！”

“那我给你打个折扣，不过我这里可比一些摊位上的蛏黄价钱要贵一些。”

“我晓得，一分铜钿一分货嘛。”老人家是个明白人。

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母亲的摊位前不时有一拨又一拨的回头客或熟客前来光顾，照母亲的话来说，都是“老买主”。对于“老买主”，虽是小本生意，母亲却每每让利一些给他们，有时看到相熟的孤寡老人到摊位前想买点海鲜尝个鲜，母亲干脆是半卖半送。

“大姐，剩下的这点蛏子都卖给我吧。”是那一位去而复返的眼镜先生。他推了推眼镜，有点羞赧地说：“今天家里有客人来，我第一回上街买海鲜，把泡了一肚子水的蛏子买回家，挨了老婆一顿批，她叫我一定要买那种没泡养过水的干蛏。”

“你不怕我的价钱贵？”母亲特意强调了一句。

眼镜先生这回想通了，马上接口道：“宁吃鲜桃一口，不啖烂杏半筐。海鲜、海鲜，当然是新鲜才好吃！”

“这些干蛏在吃之前，你最好放到盐水里泡上个把钟头，让它再吐吐泥。”母亲叮嘱道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娘俩就卖光了蛏黄和蛏子。收了摊，母亲在集市上添置了一些家里所需的生活用品及年货，搁置到已冲洗干净的篮筐里，满载而归。



当天晚上就知道了，我在农场期间，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，一些老干部在掌权，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爸爸平时可以回家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还要去单位报到，接受关押。

现在掌权的老干部，在“文革”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“打倒”的。为什么他们没事了，爸爸还有事？到底什么事？

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，没敢问。

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：“什么叫风吹草动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不大清楚，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。”

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，说：“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，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！”

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，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。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，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，要经过南京路。那天我回家，看到爸爸、妈妈都准备出门。

尼克松的来到，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“风吹草动”，而

且是大吹大动。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，有破坏嫌疑，必须到单位关押。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，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。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，可以与妈妈一起走。

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？是为了站在沿街窗口欢迎尼克松。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，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，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。

我问妈妈：“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。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，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。”

爸爸笑了：“第一种防范，是把尼克松当国宾；第二种防范，是把尼克松当敌人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还规定了，三分之二的窗关闭，三分之一的窗打开。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说幸好？”

妈妈说：“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，很麻烦。规定了，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，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；也不能不挥，因为他们毛主席的客人。”

“那怎么挥？”爸爸好奇地问。

妈妈说：“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。不伸手臂，只伸手掌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。面部表情不能铁板，也不能高兴，而是微笑。”

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。妈妈说：“你不用练，你的窗户一定关闭。”

丰盛的一餐

晶晶

2014年第一个周末的午餐：蛏黄摊蛋、肉末菠菜、萝卜烧肉、芹菜炒鲈鱼、咸齑年糕汤，年糕汤里还放了几只早上吃剩的荠菜肉末饺子。

我突然发现，很凑巧，这一餐吃的都大有来头。蛏黄、芹菜是象山海边亲戚送来的，咸齑、萝卜、年糕、荠菜来自好友鄞州乡下的父母家，而这饺子皮是我早上亲手擀出来的。坦率地说，这些东西不稀奇，但有了这些背景作铺垫，这顿午餐顿时就显出无与伦比的“豪华”来，按我女儿常用的词儿，这“多有爱”啊。

你想，这荠菜可是大妈在村边田头一朵朵挑来的，多费心思。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活儿，现在想来是桩很美好的事儿，青青田野，清新空气。不过我确信现在走到田头，荠菜也不多见了，见到了也不大认得了。

这撬蛏黄，我有过一次体验，在海边用工具撬下来，一个个都小小的，随手送一个入口，微咸鲜嫩，非常美味。当然这大冷天的在海边干活，时间久了就是件苦差事，所以就愈发觉出亲戚的情意来。

这咸齑以前都是腌在大石缸里，用脚踩结实，是农家餐桌上的主菜，一年吃到头。记得小时候就读的山乡学校开运动会，会烧好一大水缸的咸齑汤，每人勺上一碗，再配发个淡包吃，在当时简直就是“豪门盛宴”。

而记忆里做年糕的场面真的叫“热火朝天”，一屋子蒸腾的热气夹杂着欢声笑语，这刚出来的年糕柔糯无比，小孩子一边吃一边捏来当玩具使。做年糕是过年重大环节，父母兄长挑了米到年糕加工点，需要排队，一般要等到深更半夜，才能担了一箩“新鲜出炉”的年糕踏雪回家。之后餐桌上便是咸齑年糕汤、青菜炒年糕、灶火煨年糕，而大年三十的中餐往往是鸡汁水咸齑笋丝年糕汤，算是丰盛年夜饭的前奏。

每一道菜都可以唤起一些记忆，像挑荠菜一样，发现一朵，也许就找到一簇。所以这顿午餐，我的话特别多，似乎控制不住地往外涌。所幸女儿听得还算有兴趣，当然她对我的渲染保持有节制的相信。她老成地说，记忆里留下的总是美好的。我承认她的话有道理，也难以证明我的话没错，我只是没法子拿那些记忆里的美食给她尝尝。当然，我也提醒她，数年之后你可能像我一样，也许会忍不住对今天这一餐流口水。

这蛏黄是嫩滑的，这菠菜是清甜的，这年糕是Q弹的，这饺子是劲道的。总之这午餐一家人吃得“交关开胃”，也比较放心，不含什么农药或者防腐剂。更要紧的是，这都是来自亲朋好友自家的东西，算得上“温暖牌”产品。这饺子们没有统一尺寸，但每一个都带着我的手温，胜在有个性，当然会自卖自夸，吃一个赞一个。

我一同学在城里安家落户之后，又在同一小区里买了一套房，把他乡下的父母接过来住，彼此好有个照应。但乡下还有老屋和田地，所以每逢节假日，他经常开车送父母回老家伺弄这“一亩三分地”，顺带把成熟的青菜、萝卜、南瓜之类的运回城里，自家吃了还可以送些给左邻右舍，皆大欢喜。当然他笑言，这没得赚的，来回一趟，汽油钱比菜钱贵多了。我说你这是最好的尽孝道了，再说你也该知足了，城里有房乡下有田，你这是真正的“土豪”生活呢。

以前亲戚送东西来，总是有点不好意思：家里自己种的菜，不值什么钱。现在谁都知道，这些“纯手工亲手打造”的分量有多重，你简直有无以回报之感。当然，你自己能“手工制作”，那就更好了。

前几天看李安的电影《饮食男女》，吴倩莲扮演大厨的二女儿，她只有到了厨房、系上围裙，在热气腾腾中炒菜，童年记忆才扑面而来，她有句台词很经典：“为什么我没有童年记忆？除非我把它煮出来。”所以就不难理解现在“开心农场”、“阳台菜园”之类为何如此火爆，自己在家捣鼓做面包蛋糕什么的热潮正盛。百度里解释：“感觉是对客观现实个别特性（声音、颜色、气味等）的反映”。所以，要感觉美好的过去和现在，一定需要握在手里、闻进鼻子、听进耳朵里的，才能真正“有感觉”。

把每一种原料都去采集来。将和好的糯米粉团取一小块，在手上搓成小丸，再压成饼状，在其中包上芝麻猪油馅，雪白的汤团就做成了，下开水锅里煮吧；和面、拌馅儿、擀皮儿、包饺子，下到锅里让它们扑腾吧。要过年了，自己动手做吧，忙乱得身上都粘了面粉也无妨！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和谁在一起，夹一个热气腾腾、白白嫩嫩的汤团或饺子，小心地深深地咬下去，你就幸福而满足，你的童年记忆、你最爱的亲人们，此刻都和你在一起。



正说着，阳台下有人喊妈妈。我伸头一看，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，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。

爸爸、妈妈下楼了。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：“你们两个都去？太好了，我们正愁人数不够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还有别的事，只是顺路。”

我暗笑，“别的事”，就是去关押。

在爸爸、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，与周恩来签署了《中美联合公报》。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，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。

后来才知道，周恩来送走美国人后，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。他要求大学复课，先招“工农兵学员”，好让教师们都借着这个理由从农村回校编教材、编词典。文科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，周恩来提议，可以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。

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。

鲁迅教材编写组设立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，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。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，但分到的事情很少，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，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，几天就做完了。然而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，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、翻译名著，我产生了一点感动。